雙城記 何冀平

天邊外到底有什麼？

北京首都劇場演出《天邊外》，《天邊外》是美國戲劇家尤金·奧尼爾一百多年前的代表作品，在無數舞台上演過，如今搬上人藝的舞台，由著名演員王斑導演，我只知道王斑是一個好演員，不知道還擔綱做導演。進了大門直往大劇場走，劇場正在演《雷雨》。《天邊外》原本是一部大劇場作品，王斑將它濃縮到小劇場進行演繹，別出一格。

《天邊外》描寫二十世紀初美國鄉村，三個青年人的夢想追求，以及夢想最終破滅的悲劇。弟弟羅伯特和哥哥安迪都喜歡鄰居姑娘露絲。羅伯特從小嚮往到海外去看世界，滿心都是浪漫幻想，但當得知露絲對他的愛情，他放棄了出海的機會，與露絲結婚，留在鄉村打理他不擅長的農莊。一直愛着露絲的安迪，深受失去愛情的打擊，臨時決定代替弟弟出海遠航。幾年後，羅伯特的農場經營得一塌糊塗，闖蕩一番的安迪也心力交瘁而破產，露絲從一個美麗天真的女孩變成滿腹牢騷的少婦，羅伯特最後患病死去。

舞台極簡單，除了天幕，實體只有一條木板組合的長條載體，可以移動轉向，王斑說象徵不同的道路。一開場，全體演員身着白袍手拿麥穗列隊走過，一下子就把人帶到百年前的美國鄉村。原劇本六萬多字，不可想像，那時看戲的人都有私家馬車麼？王斑對劇本進行了大幅刪減，更多地從人物出發。舞美設計巧妙地利用了小劇場的互動，通過引入多媒體投影，精心選取配樂、投影，在小劇場有限的空間裡，打造出了繁複多樣的立體舞台，將視覺衝擊與舞台完美結合。我一貫不主張太多利用天幕投影，有損舞台的獨特，畢竟舞台不是電影。但王斑的這種處理開拓了舞台，將劇中的大海、廣裏的田野、人物內心展示出來，增強想像力，推進劇情，並不唐突。

三個主要演員我都不認得，由三位剛剛入院不久的新人擔綱。據說演一號的男演員還是即將畢業，他們很年輕，符合《天邊外》裡的三個年輕人的年齡，比用年齡大的演員扮演要真實可信，更賦有青春的活力和迷惘，衝動和哀傷，演技也好，當然還是導演的功夫，演員是導演選的。據說王斑首次擔綱導演俄羅斯劇作《她彌留之際》也備受好評，下次上演不能錯過，這兩部戲是他藝術修養和演出經驗的綜合呈現。目前舞台劇缺少導演，欣喜已有人接力。

幻想在實際中破敗。看完戲，那段奧尼爾的名言讓我思索不已：「生而破碎，全靠活着修修補補。」生活，使每個人的天邊外都不一樣。

此山中 鄧達智

古巴華裔黃愛華度

首次到古巴已是十年前，甫到埗，即留意：黑皮膚擁歐洲人精緻五官，膚色古銅卻生就金髮藍眼，明明白種人卻有特別豐滿非洲人嘴唇，吊睛鳳眼配略低調五官皮膚或棕或白……不一而足，面相多元化，琳琅滿目，如假包換人種大熔爐。曾經碰過一位年輕時從家鄉台山到此謀生的老伯伯，他說：有經濟能力或年輕的華人基本上已全部離開，絕大部分移居美國，留下像他一樣年紀老大了，雖然清貧但已習慣古巴生活的老人；不然便是混合血統，面相不再中國，卻依然姓黃、姓李、姓關、姓伍、姓司徒的混血華人。

不論黑、白、棕，古巴人至美便是一雙未受外邊世界污染清澈明亮的眼神，乾淨純和。隔了那麼多年，還是思念加勒比海眾島治安至佳的古巴及古巴人的臉容。世途滄海桑田，原來眼神的清晰會否已改變？

多年前認識，好朋友，邁阿密出生，現居紐約的猶太裔醫生白朗力；原夏灣拿製造，遇上革命，白家一族移居佛羅里達邁阿密，在當地出生；西班牙語為母語，東歐猶太語Yiddish屬於他的祖父母，他們對寄人籬下前俄羅斯及波蘭的舊事不太願意回望，視古巴為天堂；白朗力視古巴為精神故鄉，買房置業，年中回夏灣拿多次，如魚得水。透過地頭蟲白朗力，認識年輕朋友Eduardo（愛華度），姓氏竟然Wong，如假包換中國人的姓氏「黃」。

一頭天然鬈髮深棕色，挑瘦碩長，原來曾祖父來自中國廣東。此刻才細心審視他的五官；既非歐羅巴、也不阿非利加，而是稍為不扁平的精緻亞洲面孔。讓我看他混了白人血統的祖父老照片；與平常中國老伯伯無異，只是白人部分讓他混得更英俊。祖母是黑人，他爸爸的皮膚略黑，較似非洲人。爸爸娶了漂亮的媽媽卻是西班牙血統，將他混成一個四不像，卻很有特色，非常漂亮。

勸告這個大學唸經濟的黃小朋友，此刻這樣的人種混合面孔至受歡迎，找個機會去紐約或巴黎，甚至北京與東京，當模特兒，肯定大受歡迎。

■黃愛華度，古巴華裔。 作者提供

發式生活 余宜發

科技帶來的方便

你還記得大概十多年前的日子，我們雖然已經有手提電話使用，但也想像不到好像今天，每個人拿着手提電話，可以有不同類型的功能使用，絕對是現今世代每個人不可或缺的產品，甚至有些人上了癮，沒有手提電話就好像什麼事情也做不到。

但這些科技當然每天也在進步，可能假以時日，我們的手提電話的功能更加意想不到。有時會覺得，能夠為我們生活帶來方便是一項很好的發明；但另一方面也為我們帶來另一些煩惱，包括長期使用手提電話所帶來的後遺症，很多報道已經說明了，我也不用多說。但這一次很想跟你們分享一些我在電視看到的新科技，就是購買傢具的靈活性。

其實在香港，直至今天，如果我們要選購傢具，當然最好是親身到店舖看一看，或者到某品牌的網頁查看有關資料。雖然，我們看到的東西，已經列明了什麼品質及尺寸，也已經方便了顧客去選購。但日本近年有些大型的傢具店，他們採用了AR技術，透過手機程式，可以模擬某件傢具是否可以放進自己的家居內，甚至看看是否適合。所以看着這個電視節目，自己也覺得現今科技真的很厲害，更加讚嘆發明這些科技的人的腦子是怎樣構造的。

至於如何可以模擬把傢具放進屋內，其實是一些開發這個軟件的人，先把每一件傢具拍攝多張相片，再把這些資料透過後期處理之後，你便可以先到手機那品牌的軟件選出自己想買的傢具，例如一張沙發，當你選擇了某張沙發之後，只要你把手機鏡頭向着想擺放的位置，這張你已選擇的沙發便會好像真的放進合適位置，而這個功能最好的就是，如果尺寸太大放不下，這個功能便會告訴你這個問題，而且另一個好處就是，很多產品也有不同顏色，往往以為自己選購的顏色最適合放在家居裡，後來才發現原來不太適合，而顧客透過這個軟件，便可以選擇不同顏色模擬放進去看看是否適合。

當這些產品開發人員受訪的時候，他們更加形容，可能在往後的十年，客戶買傢具的時候，可以透過手機有觸摸產品質感的技術出現。我相信也不遠矣。不過如果你問我，現階段最想透過尖端科技可以得到什麼方便？我最希望飛機可以縮短飛行時間便更加好了，例如香港飛加拿大多倫多，現在需要十五小時多，如果日後科技發達，研發的飛機可以用數小時便可以抵達目的地，你話是不是很好呢？

隨想國興國

鄰居與朋友

香港的交通網為港人帶來無比的方便，儘管生活在不同的區域，但只要想和朋友見面，一通電話，一段簡訊，便可約在雙方都可乘搭港鐵、巴士、電車或小巴到達見面的地方。

所以有人說，現在的大眾運輸網，使人人都成為鄰居，要見面隨時都可以。不過，鄰居是鄰居，卻絕不是朋友。而且以個人的經驗，就算是真正住在對門的鄰居，也有可能住了幾年也不會交談一兩句。這就要看鄰居的內心在想些什麼，不喜和陌生人來往的話，對門同住多年，也視同陌生人。 更何況是因為交通方便而說成是比鄰而居的陌生人？

唐代王勃的詩作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說：「城闕輔三秦，風煙望五津。與君離別意，同是宦遊人。海內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鄰。無為在歧路，兒女共沾巾。」 他和擔任少府一職的朋友，需要分開了，但無論關山如何阻隔，他們的友情是常在的。在唐代，要和遠居關外的朋友見面，那真是難上加難，不像現代，無論朋友相隔多遠，一小時內就可以見到，就算是在海外的朋友，如果要見，搭乘飛機，也最多是二十四小時內就可見面了。

不過，自從暴徒破壞了港鐵、紅隧之後，見面就相對困難了，因為有些朋友說他這幾個月都生活在孤島的區內，交通極之不便。而且晚上太晚就回不了家，只能靠傳短訊來敘舊了。

在紅隧未能通車的時候，特別從港島前往土瓜灣去見朋友，卻原來沒有過海巴士經過土瓜灣，必須從東隧到九龍城的富豪東方酒店站下車，再過馬路去坐九巴。但平常生活在港島，九龍的巴士怎麼乘搭才能到達朋友居所附近？結果是，花了兩個小時才能見面，真是要命得很。如今紅隧通車了，又恢復比鄰而居的日子，但願暴徒不要再破壞這麼方便的交通網吧。

百家廊 雪櫻

每個人心裡都住着「少年的你」

事情過去有些日子了，但是，每當睡覺閉上眼睛，我就會想起小花。那個晚上，我被瑣事搞得焦頭爛額，十點多了還沒有吃飯，這時看到小花的留言。白天才剛見到她，究竟發生什麼了？我瞬間意識到，她來找我欲言又止，表現得若無其事，其實另有隱情。

小花今年讀大四，老家在偏遠農村，她排行老大，下面有弟弟妹妹。她上來第一句就是：「我在心裡憋着有很多話要說，但不知道該和誰說，不說出來心裡很難受。」原來，她的父母又吵架了，這次吵得很兇，母親一氣之下離家出走，後來被父親接了回來。好了沒幾天，又繼續吵。那天傍晚，外面飄着淅瀝小雨，她看到父母從外面回來，他們從頭到腳身上都濕了，而且脖頸上有明顯的抓痕，她知道他們又動手了，整夜沒合眼。

「我知道大人打架，我說什麼也無濟於事，但是我心裡難受啊！出面勸勸也只是管了一時，事後該怎樣就怎樣。父親患有糖尿病，還整天喝悶酒，喝得眼底出血，我看着就心疼，不知道該怎麼辦？弟弟妹妹更是不敢吱聲。」小花無奈地說道。聽到這裡，我之前的焦躁一掃而光。她又說，吵架的根源是二十多年前的一件事。那個時候，她才三歲，父親在外幹建築，母親在家洗衣做飯。村裡有個中年男人，和她的父親關係很好，曾有過前科，坐過幾年牢。平日裡，有事沒事他經常去她家坐坐，即便她父親不在家時，他也毫不避諱，依然去家裡玩兒，有些時候他還抱着年幼的她去他家裡玩兒。有一次，父親從外面回來，趕上他和妻子單獨在屋裡坐着，他不禁想入非非，大鬧一場，斷定妻子做了對不起自己的事情。從此，每當吵架他就搬出這件「污點」，再加之喝點酒，兩人打得不可開交，甚至驚動四鄰。

家，是個只講愛、不講理的地方，沒有所謂的對錯，只有成員之間的互相包容。我很理解小花的心情，也對她的處境感同身受。她很上進，年年拿獎學金，卻至今沒有談過戀愛。她說，很想離開家到很遠的地方去，再也不回來了。毫無疑問，這也是受到家庭環境的影響。父母吵架是一種暴力源，比肢體衝突更具殺傷力的是語言暴力。其實，每個人都無時不刻地生活在暴力場中，「從母親流血的傷口走出來，這個世界首先為我們準備的，是陌生人手中的剪刀；最後的一件禮物，是爐中烈焰。」

除了校園暴力，情愛是暴力，病痛是暴力，受傷是暴力，死亡也是暴力。寫到這裡，我想起作家周曉楓寫道的一段經歷。她從小生活在部隊大院，小戰士訓練得勇猛，被很多小夥伴模仿。有一天小夥伴用彈弓對準了她的鸚鵡，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死了。她本想挖坑埋了，卻發現土裡有半截的蚯蚓，覺得太噁心，最後發現倉庫有個稻草人，便把鸚鵡託付給它。兩天後，她意外看到戰士練習刺刀，刀尖捅向稻草人深處，毫無疑問，某一刀就會捅向鸚鵡的心臟，它最終沒有逃脫暴力的圍困。這個故事就像一則寓言，教我們懂得，暴力場無所不在，又難以逃離，唯有直面。

從某種意義上說，每個人心裡都住着一個「少年的你」，陳念也好，小北、魏萊也好，都有我們自己的影子。我不禁想到，當年上小學時，被男同桌劃「三八線」、扔飛鏢筆盒，因嫉妒藏匿作業本；中學時代，放學路上遭遇低年級學生玩摔炮恐嚇，還曾被幾個小學生劫道要錢。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，好朋友阿敏被男同學表白，每天在校門外圍追堵截，搞得她不敢去上學。不管怎樣，我們都過來了，那些暴力影影綽綽，揳入記憶深處。勇敢承受暴力是成熟的標誌，同樣的，有勇氣傾訴暴力也是走向成熟。這不僅是一個人的成熟，也是社會文明進程的體現。

相比之下，隱性的暴力最致命。《紅樓夢》中，王熙鳳生病的時候，賈璉在外面找了個小三尤二姐，鳳姐知道後想盡辦法把她逼死，這一幕堪稱荷里活大片。她先是示弱騙尤二姐住進大觀園，再指使張華狀告賈璉家孝期間偷腥，大鬧寧國府，最後找來庸醫致使尤二姐墮胎流產，假秋桐之手逼她於死地。鳳姐借刀殺人，可見情愛暴力反擊的摧毀力之強。但是，最叫人信服的還是曹雪芹那支人性金筆。第68回，鳳姐去見尤二姐，「又吩咐眾男人，素衣素蓋，一徑前來」，鮑二家聽到鳳姐來了，「頂梁骨走了真魂，忙飛跑進去報與尤二姐」；「尤二姐一看，只見頭上皆是素白銀器，身上月白緞襖，青緞披風，白綾素袍」，頭飾換下珠寶，全是暗冷的銀器，素、白，藏起鋒芒，暗蘊殺氣，這幾筆簡直是神來之筆，凸顯鳳姐的毫不妥協，又預示尤二姐悲慘的結局。由此可見，不動聲色的暴力，就像毒蛇吐芯子一般，直擊要害。

聽完小花的傾訴，我一直難以釋懷。直到影片《少年的你》上映，我才有勇氣梳理過往歲月中的暴力隱現。與友人交流，她提及「房思琪」，她說自己當年高中住校期間就遭遇過類似的凌辱，這些年來難以啟齒，只能默默吞嚥，後來考大學時她毅然選擇了心理專業，家人都不能理解。現在她在國外攻讀學位，業餘時間經常去做義工，接觸過不同類型的性侵案例，在幫助他人的過程中，她覺得自己也得到了某種療癒。

芥川龍之介曾說過：「人生總是複雜的，把複雜的人生用簡單方法處理，除了暴力之外，不可能有別的。」既然如此，我們要勇敢直面，積極生活。是的，只有轉過來，才能看到世界的背面，即便背面的痛苦是無法和解的，那也會終究成為我們生命的一部分，有些時候，太多的成人替代和過度保護，使未成年人天真地以為世界只有一面，忽略了那些罪與罰，直到經歷了一些不愉快，才如電流擊中般恍然頓悟。但是，那個時候悔恨萬千，為時已晚。

古今談 范舉

為什麼福建省簡稱為閩？

中央第四台繼舉行詩詞大會後，又舉辦了《中國地名大會》。這是一個介紹中國歷史和地理的節目，生動展現了中華大地的遼闊幅員、多樣地理、悠久歷史和豐富人文，聚焦地名背後蘊含的尋根文化、孝親理念、安寧嚮往、奮鬥精神，引導大眾在「知來路」中「明去路」，激發全民的愛國情懷。《中國地名大會》共12期，每周播出一期，首播時間為每周六19:00央視中文國際頻道（CCTV-4），重播時間為每周日22:30央視綜合頻道（CCTV-1）。

第一期介紹了西安，訊問了參賽的電台觀眾，西安歷史上有多少個名稱？西安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被稱為京的城市，擁有5,600多年的建城史和1,077年的建都史，歷史上曾有包括周、漢、隋、唐等在內的十多個朝代在此建都，也是古絲綢之路的起點。

西安在周朝叫做鎬京，戰國時期是秦國的首都，稱為咸陽，漢代叫做長安（長治久安的意思），以後的變化是——常安（新莽）—長安（東漢）—長安（曹魏）—長安（西晉）—長安（前秦）—長安（後秦）—長安（北周）—大興（隋）—長安（唐）—大安（後梁）—長安（後唐）—永興（宋）—奉元（元）—西安（明）—西安（清）—西安（中華民國）—西安（中華人民共和國）。

節目裡又提到了北京的通州和江蘇的通州。乾隆生前喜歡舞文弄墨，常常出一些奇怪的對聯讓群臣們來對。《鐵齒銅牙紀曉嵐》裡，對對聯的場面也不在少數。乾隆出的上聯為：南通州，北通州，南北通州通南北。因為他下江南，到過了江蘇的南通，當時叫做通州，可以通往吳越兩地，接通海上絲綢之路，通往全世界。北通州是北京郊區通州，充分地反映了大運河貫通南北，調度物資的重大功能。乾隆要求大臣對出下聯，冇人能夠作答。紀曉嵐看到了酒樓附近的有一個當舖的旗幟，靈機一觸，對出了下聯：東當舖，西當舖，東西當舖當東西。

節目又談到了福建省，簡稱為閩。主持人詢問：門字的蟲，有什麼來歷，代表什麼？答案是蛇。裡面這個蟲字是唸作huǐ（虺）。「閩」字的來歷係古閩人以蛇為圖騰崇拜，常將蛇奉於門內。周代之前，福建最早的名稱是「閩」，其土著居民在歷史上稱為閩人。古代的七閩部落和楚國都是被稱為「蠻」的南方民族。七閩的分佈地域甚廣，包括今天的福建全部、廣東東部潮梅一帶、浙江舊溫、台、處三府屬，這些閩人善於作戰，經常於黃河流域一帶的民族爭奪地盤。越王勾踐七世孫無疆與楚威王作戰，失敗被殺，國亡於楚。越王族於是航海入閩，越國國民徙居越遷山（今福建長樂縣）。越族入閩之後就與七閩土著發生融合，並在閩中傳播吳越和中原文化，閩越族由此形成。

閩族人的體質特徵和生活習慣與中原華夏族有很大差別，閩人身體矮小、短面、鬚髮少、鼻形廣、眼睛圓而大，習慣傍水而居、好水鬥、善於駕舟行筏、還有「斷髮紋身」的習俗。勾踐卻自稱為夏禹後裔，同北方的齊魯晉衛有了共同的民族意識。越國人善冶煉兵器，福州市北的冶山和劍池，就是歐冶子鑄劍的地方。

秦始皇統一了六國，派兵佔領福建後，廢無諸、搖的王號，降為君長，讓他們仍留在閩中，秦沒有像對南越那樣派守尉令長治閩。秦始皇在福建設立閩中郡，但只是名義而已，並沒有實施統治。閩中郡是福建最早的建制，轄地與七閩基本相同（實際上它還包括了今江西鉛山縣）。為了加強控制，秦王朝一方面把大量閩越族人遷移到現在的浙江北部和安徽、江西境內等處；另一方面又把中原的罪犯流放到閩中來。這一政策客觀為各民族的互相融合和閩越族的漢化創造了條件。到了今天，閩南地區的語言發音，仍然保留了秦代河南中原地區的語言特點。

演藝蝶影 小蝶

《解決師》中奪目的男配角

以一個台慶劇而言，《解決師》的水準並不夠好。尤其是一會兒校園，一會兒澳洲，一會兒黑幫，一會兒警方，脈絡和佈局很是混亂。多次正在播映警匪場面時，鏡頭忽然轉到學校去，原本緊張的角力一下子就被少男少女的嘻嘻哈哈和球場比賽沖走了。我當然明白電影和電視的場景不能只限於一兩個地方，但此劇每個場面都太長，令人早已忘掉原來還有其他場景的故事。不止一次，由於講述校園的故事太久，令我在鏡頭轉到其他場景時驚覺原來我已完全忘了其他情節。我不知道應該當它是一個青春校園劇還是一齣警匪片來看。《逃學威龍》也是校園警匪片，但校園是最主要的場地，其他場景都是襯托。《解決師》好像所有場景都佔差不多的篇幅，定調有點問題。

全劇最受到觀眾讚賞的，應該是李天翔的表現吧？當藝人便是那樣，很多人在電視台工作十多年也無人留意，卻會因為演了某個角色而忽然間讓觀眾看到了，喜愛了，就開始走紅了。對我來說，李天翔並不是從不顯眼的，起碼我早已留意這名演員。我對他第一次留有深刻印象的是他在《鐵馬尋橋》中飾演的譚忠師父，因為那次他演繹的方法與他以前的奸角不同，也與很多人飾演的奸角不同。

事實上，他很多時飾演的奸角我都看到他，因為我覺得他很用心去演，很想演得特別一些。不過，可能十多年前的他仍是年輕，演戲時始終希望能吸引觀眾的注意力，於是演得外露了些，用力了些。雖然演得多了一點，但我看得出他在設計每個角色時做了很多功課，是一名有心的演員。即使他演了無數次強姦犯、社團人士，仍然希望每個角色各有不同。

觀眾只留意到李天翔在《解決師》的表現，卻都忘了他在處境劇《八時入席》中耀目的演出。他在劇中飾演電視台男神卓威仁。這個角色不容易演，演員很容易流於只顧着演繹角色的英俊瀟灑，風度翩翩，聰明絕頂，運籌帷幄的「型英帥」一面而變成造作或徒有亮麗外殼的空心人。角色更特別之處，是他這名人中龍和男神的一顆心早已繫在其上司雲飛飛身上，頗有「在康河的的柔波裡，我甘心做一條水草」之慨。那顆溫柔之心更是必須演得恰到好處才能成就這個特別的角色。

經過十多年演技沉殿的李天翔沒有辜負這個男神的角色，他將卓威仁一角演得光芒萬丈，非常吸引，完全沒有被黎耀祥比下去。他的卓威仁豐神俊朗，大氣幹練，卻不外揚，處處散發着氣自華的氣質。我認識一位已婚男士，被李天翔的卓威仁深深吸引，在網上重看《八時入席》時只選看他的演出部分，因為覺得看他演此角是一種享受。

這個戲讓我知道李天翔的演技已經成熟了，因為他已經能夠達到將劍招化為劍氣的階段。在《解決師》中，同是要表達與逝去父親之間的恩怨愛恨的複雜情感，另一位男演員突然大哭大叫，我除了被嚇了一跳之外，完全不能感受到角色的悲憤，反而覺得突然而來的橫空反應只為煽情效果而欠缺內心情感。李天翔在哀悼父親之時，沒有大動作或大哭，靜靜的他卻叫人感受到他的傷痛，被感動了。

很多人都說今年的「最佳男配角」應該由李天翔奪得，我非常同意。好演員應該得到獎勵，而不應限於一紙合約吧？希望林峯因離開電視台而無法以「爆Seed」一角奪獎的歷史不要重演。